

清文化丛书



# 关东乐舞

GUAN DONG YUE WU

可平编著



沈阳出版社

清文化丛书

# 关东乐舞

可平 编著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东乐舞/可平编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 · 7

(清文化丛书)

ISBN 7 - 5441 - 2623 - 4

I . 关... II . 可... III . 民间舞蹈—简介—关东地  
区—清代 IV . J7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0582 号

---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2.875

字 数: 55 千字

印 数: 1—5000

出版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树权

封面设计: 冯守哲

版式设计: 霍明相

责任校对: 霍明相

责任审读: 苏 红

责任监印: 杨 旭

---

定 价: 6.00 元

联系电话: 024 - 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 - 24124936

E-mail: sysfax \_ cn@sina.com



---

## 《清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刘迎初

主任 王世伟 王玲

副主任 周永诗 封兆才

执行主编 周德礼 李树权

副主编 金 鸥 霍明相

编委 张 杰 曲彦斌 张佳生 张志强

郑川水 耿瑛 何晓芳 佟 悅

姜相顺 王佩环 刘振操

总责编 李树权

# 前 言

满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信奉萨满教，在萨满教众多神祇中，有一位玛克辛曼尼，也就是舞蹈之神，可见舞蹈在满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清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于 1616 年在兴京(新宾)建立后金，朝廷就很重视乐舞。据《明季北略》载，顺治十七年松江总督杨某宴客一则叙述：“初，清之破辽也，……惟四等人不杀，一等皮工，能为快鞋，不杀；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杀；三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等优人，能歌汉曲，不杀。”当时尚为书生的杨某，因唱“四平腔”一曲才被释放保全了性命。由此可见清初统治者对艺术的重视。每逢年节或重大活动，必宴饮歌舞，连努尔哈赤在宴请部落酋长时，也“自弹琵琶，耸动其身”，众人环立，拍手唱曲，以助酒兴。当时清廷的歌舞还包括前代的“百戏”，如崇德元年(1636 年)四月初四日“皇帝升大殿，聚外藩蒙古，设大宴以人装狮子及各色戏耍全宴之”。又据《沈馆录》记载：清太宗崇德二年，在盛京东门外城隍祠“宴(朝鲜)世子大君与使臣……杂陈百戏，我国(指朝鲜)女乐俳优交进于前”，这说明，清初朝鲜舞蹈也已传到辽宁。清代宫廷用于大典宴飨的舞蹈



有《庆隆舞》和《喜起舞》，它原是满族传统的民间舞蹈“莽式”和“扬烈舞”。满族建立清政权后，就将这些民间舞蹈收入宫廷，并于乾隆八年（1743年）制定为《庆隆舞》。清·昭桂于《啸亭杂录》中记述《喜起舞》说：“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沿，有《喜起》、《庆隆》二舞。凡大燕享，选侍卫之稍健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于廷除。歌者豹皮褂，貂帽，用国语（即满语）皆敷陈国家优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和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喜起舞’。”

“扬烈舞，用戴面具三十三人，衣黄画布者半，衣黑羊皮者半。跳跃倒掷，像异兽。骑禺马者八人，介胄弓矢，分两翼上，北面一叩。兴，周旋驰逐，像八旗。一兽受矢，群兽慑伏，像武威。”又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初巡幸盛京时，曾筵宴《庆隆舞》。光绪十年（1884年）、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五十大寿和六十大寿时还演过《喜起舞乐》。

清代宫廷的宴乐称“九部乐”，都是乐舞相结合的形式。“宴乐凡九：一曰队舞、一曰瓦尔喀部乐、一曰朝鲜乐、一曰蒙古乐、一曰回部乐、一曰番子乐、一曰廓尔喀部乐、一曰缅甸国乐、一曰安南国乐。”“队舞有三：一曰庆隆舞，凡殿廷朝会宫中庆贺宴飨皆用之；一曰世德舞，宴宗室用之；一曰德胜舞，凯旋筵宴用之；三舞同制，皆舞而节以乐”。

然而，中国古代的舞蹈经过唐代的辉煌，到了宋、元以后逐渐衰落。由于多种因素，有清以来独立的、专业舞蹈艺术终未得到发展，社会上没有舞蹈表演团体和专业舞蹈艺术家。满族原有的祭祀乐舞和筵宴乐舞也逐渐仪式化。就东北地区来说，清代是舞蹈发展繁荣时期，这主要

指民间舞蹈。

清代东北地区的民间舞蹈，既继承了历史的传统，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其背景是政治上的空前统一和相对安定；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为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关内外各民族的大迁徙造成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尤其是中原民间舞蹈流传至关外，与原有女真民间舞蹈和其他各民族舞蹈在相互吸收、融合基础上，不断演变发展为具有关东特色的舞蹈文化——满族舞蹈文化；清政府通过对宗教的鼓励，迎神赛会的活跃，造就了一批职业、半职业的民间艺人，从客观上推动了舞蹈的繁荣发展。

# 目 录



- 1 前 言  
1 五光十色的宗教祭祀乐舞  
1 萨满跳神——满族乐舞的宝库  
14 技艺高超的单鼓舞  
16 抑恶扬善的跳查玛  
23 绚丽多彩的迎神赛会歌舞  
23 庙会活动在关东  
30 迎神赛会中的十大舞蹈门类  
55 源远流长的东北秧歌  
55 从“伞灯秧歌”到“鞑子秧歌”

“锣鼓高跷”和“戏出高跷”	64
经久不衰的“辽南高跷秧歌”	70
三寸金莲的“寸跷秧歌”	74
<b>满族传统民间舞蹈</b>	<b>75</b>
莽式空齐曲,消遥二十年	75
姑嫂同“拜”太平鼓	79
笊篱姑姑下山来	82
新声乃有八角鼓	82



# 目 录

# 五光十色的宗教祭祀乐舞

## 萨满跳神——满族乐舞的宝库

满族及其先世是喜爱歌舞的民族，在记载先秦的文献里，已有对东北少数民族的记载。《后汉书·东夷传》中说：“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

《北史》则称勿吉的舞蹈“曲折多战斗之容”。满族先世的这些舞蹈，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也就没能流传下来。不过在满族萨满教的乐舞中，还能保存一些满族先世舞蹈的成分。这些舞蹈应该说是来自于对现实和客观事物的理解与体会。尽管这些舞蹈有神秘化的倾向，但它不可能完全脱离人们所面对的社会和自然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萨满乐舞可以说是满族舞蹈的一座宝库。

满族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北方民族中的一种原始宗教，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跳神是萨满教祭祀活动，同时又是一种民间歌舞表演。萨满跳神进程的掌握和祭祀的中心人物是萨满。“萨满”在满语中有“知道”、“明白”的意思。萨满教认为萨满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人。萨满最能知道、最能晓彻神意，能沟通人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达到神灵护



佑的目的。他们是本氏族中的智者，渊博多能的文化人。萨满是以乐、歌、舞的方式来进行祭祀，所以萨满又是氏族的“音乐家”、“舞蹈家”。

由于宗教的神秘性和继承的局限性，使得萨满乐舞一直到近现代没有太多的改变，它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反映古代渔猎生活的原始状态的某些舞蹈却保留得较完整。清代的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记录了亲眼所见的萨满跳神和近年舞蹈工作者和社会学者所搜集到的跳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记载中说：

满洲跳神，有一等人专习跳舞、讽诵祝文者，名曰“萨满”（亦满洲人——原注）。跳神之家先期具简邀之……萨满乃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击皮鼓（即太平鼓），摇手摆腰，跳舞击鼓，铃声、鼓声一时俱起。鼓每抑扬击之，三击为一节，其节似街头上童儿之戏者。萨满诵祝文，旋诵旋跳。

“尼山萨满”中的萨满



这种记载虽然不甚详细，但也能了解当时萨满跳神的大致情况。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颁发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和《满洲跳神还愿典例》，各地满族群众照此奉行。由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删去了萨满教中的野神（即动物神）和某些自然神，这就使原来表现这些动物神和自然神的舞蹈大为减少，以致接近京畿的满族人家的祭祀活动只剩下复杂的纯祭祀活动。1987年在沈阳市新民县公主屯镇辽宾塔村满族老

人关启珍家发现的满族祭祖珍贵史料——《祭仪大略》，从中能看到清代中晚期沈阳满族祭祖的内容。《祭仪大略》记载了“朝祭”、“晚祭”、“背灯祭”和“小祭”(祭天)的全过程，所述十分详细。20世纪80年代，音乐舞蹈工作者在清代龙兴之地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木奇乡穆家村发现的满族正蓝旗人吴德生，是吴姓十三辈萨满承袭人，在本家族中享有较高的声望。老人亲自主祭的萨满跳神(当地俗称“烧荤香”)仪式，分五天才能全部祭毕。

前面提到跳神进程的掌握和歌舞表现的中心人物是萨满。萨满是祭祀中的侍神者，即跳神人，俗称“大神”，也称大萨满，其歌舞技艺世代相传，“栽力”是祭祀中的祝神者，是大萨满的助手，也称二萨满，俗称“二神”。他们也都能歌善舞，配合萨满，参与跳神活动。有的家族还有“神童”，也称小萨满，也是配合萨满参与跳神活动的助手。

跳神用的神器，亦即萨满乐舞的乐器和舞蹈的道具。手鼓是萨满跳神中最重要的神器，满语叫“伊母钦”，被称做神鼓，是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媒介，神鼓的鼓点具有人神都可以听得明白的特殊语言。手鼓为圆盘形，一面蒙以驴皮、马皮、羊皮或牛皮，背面中部设一铁环，由皮绳或铁条将鼓与鼓框以十字拴系，在两条皮绳间横系一铁丝，上穿十余枚铜钱。鼓鞭用一根薄竹片制成。手鼓因没有鼓柄，表演时左手握铁环十字皮绳或十字环架，所以俗称“抓鼓”，在祭祀时，萨满用右手执鼓鞭以鞭头击鼓。手鼓既是萨满乐舞的主要乐器，也是主要的舞蹈道具。

腰铃是萨满跳神不可缺少的神器，也是萨满乐舞的重要乐器和舞具。由十数枚铁制成的上尖下阔细长喇叭形铁铃，长十九点五厘米，下口径三点一厘米，以皮条系于衬



垫上围在腰间，扭动腰肢，使铁铃互相撞击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神刀(满语称“哈马刀”，亦称“萨满刀”)，铁片制成。沈阳故宫所藏神刀为乾隆年间制，刀长七十四点七厘米，刀上宽六点五厘米，把宽十点二厘米，无护手，把端呈圆形，上附铁链六串，刀背上下附链环九串，每串四环。祭祀时双手端刀，上下晃动，铿锵作响，可以节歌节舞，也可以单独舞刀。

晃铃，满语称“轰勿”，汉意“神铃”。是在一百二十五厘米长、直径约二点五厘米的桦木杆上，用皮绳拴以大小不同的七个铁铃或铜铃，摇晃作响。

扎板，满语称“嚓拉齐”。有木制铁制两种，为布带

萨满神帽



联结几块板条，双手合击发声，后多由三块木板组成，上端雕有桃形、石榴形或猴头形的装饰，前两块用细弦捆扎，后为单块木板，前后以布带联结。演奏时左手执后板，使其下端凸出部分撞击前组木板背面发声。

萨满头戴神帽。神帽有不同样式。沈阳故宫现收藏的一种神帽，是乾隆东巡时宫廷萨满祭祀用帽，通高五十一点五厘米，帽顶由两片铜条十字交叉与铜条圈成的帽口边相连，两侧各立一蟠龙柱，帽前有一能转动之火焰珠，珠上下有两个小圆镜。帽上附红缨以细铁丝系上。帽顶竖一

柱，上雕一神鸟；另一种民间所用神帽状如兜鍪(mōu)，缘檐垂五缯条。萨满所穿之神裙，四面系飘带，束腰铃。

萨满跳神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仅目前所知，大体可分为赞颂与祈盼“白山祖神”（撮哈占爷），“佛多妈妈”（满族祖神）等祖神赐洪福降吉祥的“跳家神”；展现精于骑射、要枪飞叉“巴图鲁”等战神（英雄神）的“放大神”（包括祭祀“野神”，主要是动物神，这是萨满教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充分展现）。

让我们先到新宾木奇乡吴家村看看：没进院时就听到了当当当、嗒嗒当的神鼓敲击声。进到吴氏老人的院内，院中央竖立一丈多高的神杆，满语称“索伦杆”，它是天的象征。杆顶有一个锡斗，斗中盛装粮食、献牲的猪肉、内脏，请乌鹊来食用。乌鸦和喜鹊是满族萨满教的神鹊。据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战中为明兵追赶，藏匿于野外，此时飞来大群乌鸦覆在他身上，追兵以为乌鸦停歇的地方必定无人，太祖才得以脱身，所以祭神时必须敬奉乌鸦。此时主祭家全家于清晨饭前已梳洗、净手。大萨满吴德生同本姓兄弟已从族长家中请来神匣，恭恭敬敬地安放在西屋神龛上。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萨满高唱神歌，请神入座，礼拜毕，命其家主妇淘米，再次净手跪向祖先连淘三瓢小黄米，捞出控干，放在坛中，置曲发酵，同

新宾县萨满传人带领全家“请神匣”





时炒黄豆以做供献用。这是祭祀的第一天，谓之“请神匣”。

第二天，“磕面子”。主家清晨洗漱毕，洗刷碾盘，将炒好的黄豆和小黄米分别碾成细面，细箩精筛，一部分做黏食饽饽供品，一部分做“补面”，准备为“换索”用。这些都是向神灵的献品，所以有的也称“跳饽饽神”。

第三天，“正日子”。这一天为“跳家神”（祭祖）的正日子。当雄鸡高唱伊始，全家便要起身净面梳洗。用第一挑井水和面蒸供。天色放亮，开始点香，全家大礼叩拜摆供祭祖，悬挂八旗，清茶三碗，米酒八盅，每进行一项必须先唱神歌，继而起舞。

早供时，萨满二三人，外加一神童和帮鼓者，在鼓声

萨满跳神·神刀舞



中跳“神刀舞”。萨满三人手端神刀，另有助手二人，一人手托扎板，一人手擂大鼓，萨满头戴神帽，身穿男式旗袍上罩青色马夹，身系腰铃，先在祖宗神位前默念神歌，旋即平端神刀，三进三退，然后脚踏“十字步”和“弓箭步”，随着节奏上下挥舞，抖动时，神刀柄上铁环哗哗作响，再转身面向厨房挥舞，时而飞身跃起，时而双刀翻滚；时而做“单出手舞刀”，时

而“双手晃刀”、“吸腿颠刀”——充分表现了满族人民以狩猎骑射为本、骁勇善战的英姿。

中供时，重摆供品再祭。有的家族称此为“跳晌午神”，是正当中午所进行的跳神仪式。此时，萨满及神童击神鼓、扎板和抬鼓，摆动腰铃

跳起“神鼓舞”。时而抓鼓空中旋转，相互出手交接，腰间的腰铃飒飒作响。“小叉步击鼓摆腰铃”、“十字步搓鼓摆腰”、“跪式弓箭步发鼓”、“合鼓如钹”、“双鼓对搓”、“跨步缠头”、“出手顶转鼓”。铿锵之声不绝于耳，飞鼓、转鼓使人眼花缭乱，歌声、鼓声、腰铃声、扎板声、晃铃声，组成了萨满跳神的交响乐，将祭祀活动推向高潮。

晚间，重新换供，称“晚供”。萨满及神童等人平端晃铃棒，面向神龛，上下颠响，前后左右各三次，跳起“晃铃舞”，气氛安详。

到夜静更深之时要举行背灯祭。主妇带领全家女眷抿鬓叩拜。此时要将全部灯火熄灭，只有香炉发出点点萤光。“背灯祭”是很隆重的，这是满族所独有的一种祭祀跳神活动。此举传说不一，一说是纪念“万历妈妈”，即明万历帝之太后，“盖其时明兵正盛，清祖议和，朝臣执



萨满跳神·神鼓舞



不宜行，独太后坚意许可，为感而祀之”；又一说是纪念明辽东总兵李成梁之爱妾紫薇（又有说名曰喜兰），因她帮助努尔哈赤逃脱了李成梁之追杀，被吊打裸死，故而祭之。其实“背灯祭”所祭祀的多为星神。《吉林通志》讲：“祭祀典礼，满洲最重，一祭星、一祭祖。”满族十分重视星祭，有关星的神祇也很多。

第四天，“使唤猪”，有的氏族称“跳肉神”。清晨，太阳未出山，择一毛纯黑无杂色的猪，抬至房门口，置于神前，谓之“献牲”。作为牺牲的猪要让大神踩一遍，才能被神所承认，此为“踩神猪”。萨满要在猪身上跳神鼓舞、唱神歌，二神（裁力）随之击鼓，鼓声大作。萨满要有很高的歌舞技巧才能踩好神猪。唱毕神歌，用酒灌猪耳，称做“领牲”。根据萨满教的观念，祖先神的游魂能依附在动物的耳朵回来，白酒灌进猪的耳朵里，猪耳朵动了说明神已批准此猪可以作为牺牲，可以领受此贡品，家人皆大欢喜。于是萨满左手持刀宰猪，以刀尖之血先祭于索伦杆子上，再剥猪皮，以其首、尾、肩、肋、肺、心等处拿出少许肉丁共四十八件祭于索伦杆的锡斗中以供鸟食用，剩余的肉煮熟先祭天地诸神及祖先，然后请众亲友宾客共享。

祭神的歌舞，既娱神也娱人；祭神的牺牲，也是人神共享。吃到神猪肉的人是很幸运的，叫做“吃喜兴肉”，食光为吉。

第五天，“换索线”。满族男女婚前均在脖子上带有色线，谓之索（或锁）。意为平安生长，换索时以新索置换上次祭祀的旧索，换索时必须备祭品，萨满系腰铃，打手鼓，手舞足蹈唱神歌。再用红筷弯成小型弓箭，以弓箭代表男子，以彩条代表女子。按人丁数目排于堂内。经萨满

诵祷，换索完毕，整个家祭仪式才算完成。

庄重肃穆、沉稳凝重是“跳家神”的基本风格，它表现在整个“跳家神”的乐舞过程中，这时的萨满仍代表人，表现了对满族及其先世祖先的无比尊崇，向神进行陈述和祈祷。而吉林九台石克特里氏家族的萨满跳神则保存了粗犷、威武的“放大神”和“祭天神”的音乐舞蹈。那粗犷、威武是满族及其先世性格通过歌舞形象的外化，是满族先世舞蹈“曲折多战斗容”、“常作用兵意”的再现。

石克特里氏家族“跳家神”只举行一天一夜，而“放大神”却要五六天。

放大神时，萨满们那灵珮斑驳、森严威武的神裙光彩，那激越昂奋、响彻数里的神鼓声音，那粗犷豪放、勇如鹰虎的野性舞姿，令人惊心动魄，目不暇接。

“放大神”的程序是：

排神。这是祝赞神祇的活动，将本氏族神谱上的神祇逐一歌颂。萨满们手击神鼓，口中高唱排神词。

请神。是恭请神灵下凡尚飨，神祇要附体和显灵于萨满，依次向人间走来。

放神。是自然神祇，主要是动物神，如鹰神、雕神、蟒神、虎神、豹神、熊神等附体萨满后，在供桌七斗星前向人们显示自己的英姿和技能，并玩耍嬉戏，此时人神通过萨满答对进行沟通。

放神是满族萨满跳神的高潮，它把人类对自然图腾、祖先崇拜的观念，以生动的歌舞形式绘声绘色地表现得淋漓尽致。

“放大神”的风格特色以“巴图鲁瞒尼”为这类舞蹈的典型。“巴图鲁”满语为英雄，满族跳神放“巴图鲁瞒